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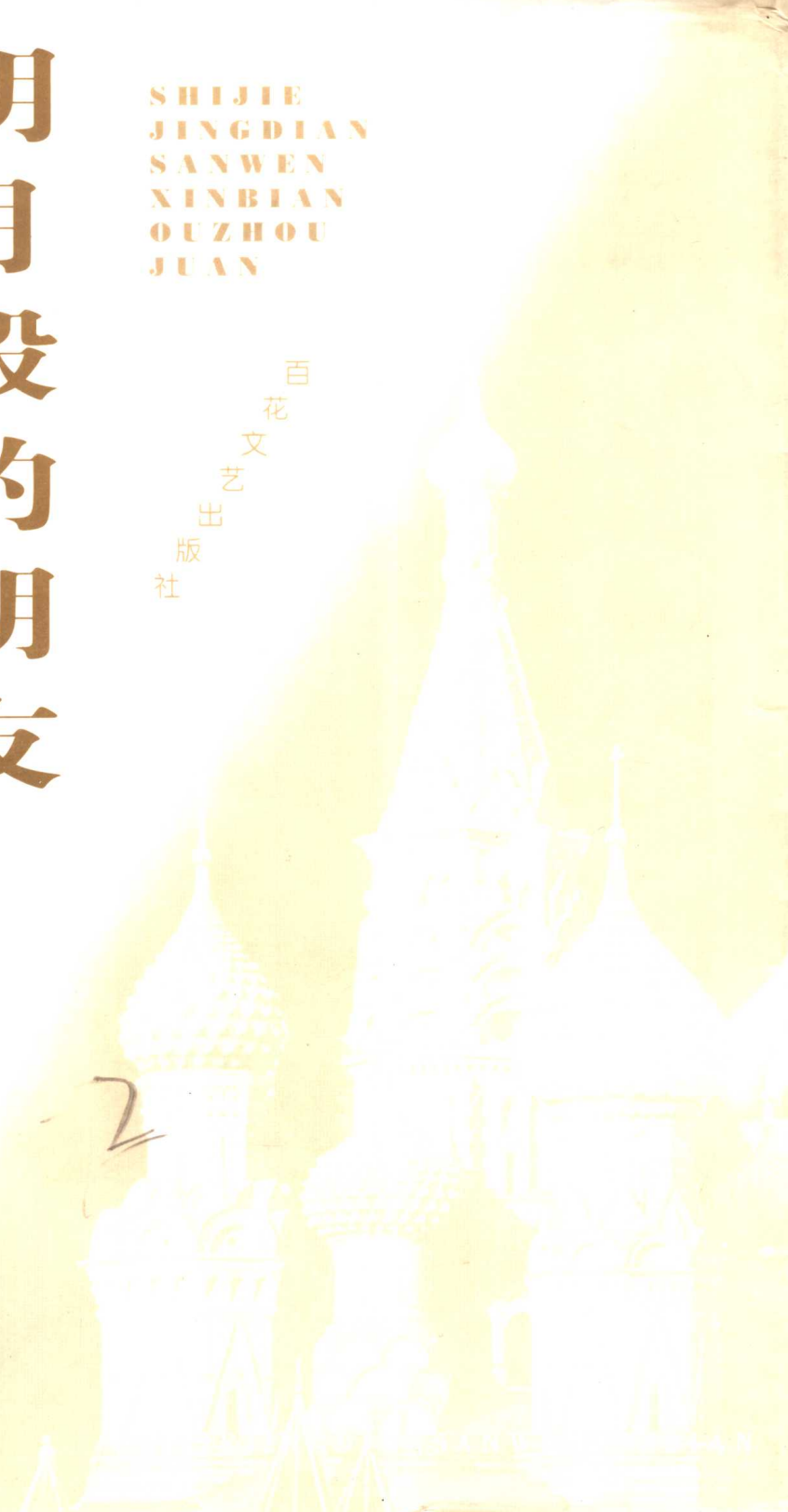
界经典散文新编·欧洲卷·俄罗斯

明月般的朋友

SHIJI
JINGDIAN
SANWEN
XINBIAN
OUZHOU
JUAN

百花
文艺
出版
社

2



明月般的朋友

世界经典散文新编·欧洲卷·俄罗斯

主编 高莽

SHIJIEJINGDIANSANWENXINBIAN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月般的朋友 / 高莽主编.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

(世界经典散文新编. 欧洲卷. 俄罗斯)

ISBN 7-5306-3030-x

I. 明… II. 高… III. 散文-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IV. I5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0686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 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1.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7312757 邮购部电话: (022) 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省滨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31.75 插页 5 字数 711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定价: 48.00 元

导 言

高 莽

谢大光兄邀我为“世界经典散文新编”编纂《俄罗斯卷》，我贸然接受了。没有预料这项工作如此复杂艰巨，实我能力所不及。厚着脸皮一拖再拖，深感愧疚。然而压在我心上的这件事，始终不敢忘怀。我反复思考编纂此卷的主线，时而觉得清晰，时而又仿佛堕入五里雾中。

俄罗斯文学是丰厚的，散文是多彩的。不过俄罗斯文学界从来没有把散文作为单独的文体存在。俄罗斯出版界近二十年披露了大批封在档案室的作品，俄罗斯学者在研究方面取得了与苏联前期相悖的成果。这对于我们来说，无疑是提供了许多新的史料，同时也增加了重新认识俄罗斯散文的难度。如何全面地看待俄罗斯散文？应该选择哪些作家的哪些作品？

我在俄罗斯拜谒文学艺术家坟墓时，得到启示。

—

1996年早春，有机会再度访问俄罗斯。

涅瓦河正在解冻，冬雪还厚厚地覆盖着两岸，我和朋友走进圣彼得堡市内的沃尔科沃公墓。

跨过铁栏大门，眼前是一座教堂。米色的墙上，两扇窗户之

间，镶着一块白色的大理石板。石板顶部是一位端庄英俊的中年人的侧面浮雕头像，下边嵌着几行字：

作家——革命家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拉季舍夫

1802年葬于沃尔科沃公墓区内

拉季舍夫的遗骸早已化为祖国的灰土，他的精神遗产像空气一般回荡在俄罗斯大地上空。

我认为拉季舍夫是俄罗斯散文之父，俄罗斯的散文应当从他开始。这里的“散文”指的是我们所理解的“散文”，而不是俄罗斯文学界所说的“散文”——即小说。

二百多年前，拉季舍夫(1749—1802)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留学德国，专攻法律，接受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影响，回国后致力于改革落后的俄国法制。他的满腔报国热忱遭到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漠然冷遇。

拉季舍夫是学者，是诗人，是文学家，更是散文作家。他写过《自由颂》，开创了俄国革命诗歌的先河。他讴歌争取自由的人民，称自由是“无价之宝”，是“一切伟大事业的源泉”。他怒斥专制制度钦定的得到教堂支持的法律是对人民的奴役。他说人民有权夺回被剥夺的自由并对“恶棍帝王”进行审判。他撰写的《略谈罗蒙诺索夫》、《乌沙科夫生平》、《何谓祖国之子》等传记和评论文章都充满对自由的向往，为进步读者所称道。然而对当代和后代影响最大的是他的随笔《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

旅行记这种文体当时盛行于欧洲，文人雅士云游四方，浮光掠影，把沿途所见一二写成文章发表，以示自己博学多识。拉季

舍夫同样运用这种文体，注入改造社会的思想，从而提高了散文的作用。他每到一地，深入底层，以革命家的头脑审视当时俄国政治、经济、宗教、法律、道德、文化、生活等等各个方面，用力透纸背之笔抨击农奴制俄国的种种弊端：贵族的穷奢极欲，百姓的深重苦难。他谴责社会的经济基础，也暴露上层建筑——官僚机构的专横。

拉季舍夫完成这部旅行记时，年已近半百，只印行了 650 本。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得知这本旅行记的内容后勃然大怒，认为它的作者是“比普加乔夫更可恶的造反者”。拉季舍夫被判处死刑，后改为十年流放。这位作家带着手铐脚镣去了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服役。囚徒的生涯并未能改变他的信念。他在西伯利亚继续研究当地现实情况，写了不少文章，其中还有一篇《有关中国商业的通信》。拉季舍夫在 18 世纪已注意到俄国与我国通商的重要。

经过两代沙皇的更换，拉季舍夫的罪名得到赦免。他被召回首都，委任在法律编纂委员会工作。起草文件时他无时不注入废除农奴制、废除体罚、取消上层的特权等思想。统治阶级岂能容忍他如此抗上行径？当他得知自己的理想在他生前不能变成现实时，便服毒自尽，以示抗拒。

几十年后，普希金坦诚地表示自己是“跟随拉季舍夫之后讴歌自由”的人。流亡在英国的赫尔岑深明拉季舍夫的《旅行记》的意义与价值，把它大量印行出版。

拉季舍夫的散文表现了他作为文学家的才华，作为哲学家的思辨能力和作为革命家的气魄。他为俄罗斯散文树立起崇高的标杆。从这个标杆上前后眺望人间万世，我们或许能够更好地理解俄罗斯散文的发展过程和它面对社会的使命。

二

离开拉季舍夫的长眠之地，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像拉季舍夫这样的散文作家，在当时的俄国毕竟稀若晨星。拉季舍夫凭借他对社会发展的认识预见到了祖国的未来。我顺着他的一句话想了下去。他说：“我看到了整整一个世纪以后的事。”

一个世纪以后，即19世纪，俄国发生了几桩大事：1812年反对拿破仑的卫国战争；1825年彼得堡十二月党人的起义；1861年废除农奴制；接着俄国进入贵族革命和平民革命时期。

卫国战争唤醒了广大群众的爱国主义热情，十二月党人的起义拉开了革命的帷幕，而废除农奴制则加速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漫步在彼得堡的街头广场，到处都可以看到历史的影子，翻阅那时的散文，处处可以感受到那一世纪的气息。我好像是伴随拉季舍夫在观察历史的过去。

19世纪是俄国风起云涌的世纪，是人才辈出的世纪，也是俄罗斯文学鼎盛的世纪。在那一百多年当中，有以普希金为代表的一批向往光明与自由的杰出诗人；有以文艺批评为武器反对农奴制度，并为俄国现实主义美学奠定基础的别林斯基；有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一批塑造了俄罗斯民族精神与灵魂并为祖国争得殊荣的小说家；有驰名遐迩的契诃夫和高尔基；也有一度被人遗忘的罗扎诺夫和被称之为俄罗斯最后一位古典作家的布宁。

俄罗斯在那一世纪里在世界文坛中异峰突起，诗歌、小说、戏剧、评论，——高峰林立，世界不得不将目光转向俄罗斯。

俄罗斯有个地方自古名为“圣山”。1837年圣山顶上的教堂旁，成了伟大诗人普希金长眠之所。从此，“圣山”之名增加了更

深远的含意。

在纪念普希金诞辰 200 周年时，我有机会登上圣山凭吊普希金。站在铁栏杆保护的白色方尖墓碑旁，俯瞰广袤无垠的俄罗斯大地，聆听周围的喧嚣和鸟语，我仿佛感受到了博大的俄罗斯文学的绚丽，它的过去与未来。

普希金(1799—1837)是时代的骄子。俄罗斯人把他比做诗歌的太阳。可是我们知道常有乌云遮日的时候。普希金的职务要他周旋于上流社会，他本人又不能违背诗人的良知。各种矛盾啃噬着他的心。他的散文随笔揭示了胸中的块垒。他纪念拉季舍夫的文章是呕心沥血之作，是心声的流露，为了冲破统治集团对拉季舍夫的封锁，引起社会对他的兴趣与评论，普希金在自己的文章中加重了对拉季舍夫的批评成分，夸大自己与拉季舍夫之间的分歧，甚至在许多地方干脆引述官方对拉季舍夫的看法，但这样的文章在他生前仍然被文字检查官禁止发表。普希金说过：“在谈论俄罗斯文学的文章中，怎么可以不提拉季舍夫呢？那我们还能记住谁呢？这样的沉默是不可原谅的……”（见 1823 年致别斯土舍夫信）。普希金的作品表达了时代的趋向、人民的意志，同时也展示了当时进步人士的审美观念。

普希金很注意文字修养，感到文字不足。二十五岁时他说过：“学术、政治、哲学还不能用俄语来解释。我们的散文是这样不够精细，甚至写一封简单的信的时候，也得创造些语法去表达最平常的概念。”普希金和他同时代的作家们，孜孜以求，改造了俄罗斯的语言，使它更有活力。阿克萨科夫(1795—1859)是他们中间的一位，他在自己的散文作品中广泛地吸收和运用了民间语言，扩大了俄罗斯语言的声域和色彩。

俄罗斯文学像攀登圣山似的在崎岖的道路上行进。

面对着果戈理(1809--1852)的墓,我想起这位作家生前的命运,以及死后他的墓和他的雕像的遭遇。果戈理原葬于达尼洛夫公墓,由于城市改建而将他的墓迁入新圣母公墓。原来的巨石和十字架墓碑也被撤换。他的纪念雕像原来树立在莫斯科一条大街上。果戈理俯首静坐在椅子上,深沉肃穆,很能引起人们的遐想。但由于某位大人物不喜欢果戈理,硬是把那座雕像搬到行人稀少的胡同里去了,以为这样可以削弱他的影响。在出版方面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当权者认为不妥的文章便可以封锁起来或禁止发表。

我们都知道别林斯基(1811—1848)写过一封批判果戈理的信。这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信中提出“俄国所需要的不是教诲,不是祈祷,而是在人民中间唤醒几世纪来埋没在污泥和尘芥里的人类尊严”,又说:“今天俄国最重要最迫切的民族问题是:废除农奴制,取消体刑,尽可能严格地至少把那些已有的法则付诸实施。”别林斯基的激进思想触犯沙皇专制统治,该信被查禁,甚至多少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宣读那封信还会被当局定罪。可是很少人读过果戈理的反驳文章。果戈理是那樣的不可救药吗?果戈理如何对待他人的批评?他把自己的想法直言不讳地写在散文随笔和书信中。最好还是让读者自己判断。

果戈理的散文作品在我国介绍不多。但有几篇对于了解果戈理和当时的文学界思想斗争,不能不予以注意。如:《应当爱俄罗斯》、《应当在俄罗斯各地走走》、《何谓省长大人》、《俄罗斯的恐怖事件和惨象》、《致身居高位者》。这些随笔散文提出的问题尖锐,文笔犀利,另有追求。

屠格涅夫(1818—1883)是俄罗斯19世纪的散文大师。他安葬在别林斯基的墓旁。屠格涅夫二十五岁时创作的长诗《帕拉

莎》博得别林斯基的好评，从此二人结下深厚的情谊。屠格涅夫一直感念别林斯基对他的教诲，所以他死后也要靠近别林斯基，这是他临终时遗愿。

屠格涅夫与拉季舍夫是两种类型完全不同的散文作家。不仅因为他们二人相隔几十年，俄国已经发生了变化，更因为他们切入人生的角度不同。屠格涅夫最后二十年身居异邦，创作了一种新的文体——散文诗，前前后后写了83篇。散文诗中折射出他深厚的生活阅历，对事对物赋予哲理的阐述，同时还给读者留下模糊的悬念。屠格涅夫的散文虽然没有拉季舍夫作品那种磅礴的反抗气势，但让读者从个人的角度去思考人的命运。

屠格涅夫的散文诗短小简练，辞句优美，韵味无穷。读起来像诗，背诵时像梦。时光不仅没有磨掉它的光彩，而且日益显示出它的魅力。

屠格涅夫在俄国文学史上开辟的散文诗新路，为后人所承袭。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以小说家载入世界文学史册，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散文高手。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9世纪作家当中，可能是命运最坎坷的人，前后期思想发生很大变化，充满尖锐的矛盾，但始终对人类美好前景充满幻想。他所崇尚的是人道主义精神。

陀思妥耶夫斯基青年时期信仰空想社会主义，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二十八岁时被当局逮捕，关押在彼得堡要塞，八个月后被判处死刑。押赴谢苗诺夫校场处决时，沙皇突然改变了判决，让他去服苦役与充军。这一突然的生死转变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与创作的影响极大。他比任何其他作家对死亡有更深切的实际感受。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狱中写给哥哥和弟弟的信，道出了一个人濒临死亡时的心理状态，成为他后来写作死囚和《死屋手记》的思想基础。

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墓前和俄罗斯凭吊者进行过交谈，感受到俄罗斯人对这位作家的钟爱和崇敬。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的墓与所有作家的墓不同。他的墓在他的庄园雅斯纳亚波里亚纳的树林中。那儿只有一个土丘，没有雕像，没有墓碑，也没有十字架。什么也没有，但什么又都拥有，他已和俄罗斯融合在一起了，是它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俄罗斯时，常常会感到自己是在托尔斯泰的世界里。

托尔斯泰活了八十二岁，留下九十大卷全集。他的小说、剧本等似乎已经道尽对世界与人生的理解，其实远不尽然。他一生从未停止探索解决俄国基本社会问题的途径和个人在社会中存在的观念。到了晚年，20世纪已经过了十年，他在矛盾苦恼中还要离开舒适的家庭，冒着早冬的寒风出走，这绝非一般人所能办到。他是在继续探索人生。他探索最多的问题直接反映在他的政论、随笔、散文、书信和日记里。这类作品占了他全部著作的三分之二。看来这与他晚年否定文学创作中的艺术虚构和更重视写真实有关。在乌云压顶的年代，写真实即意味着大胆地揭露社会的阴暗面。

读尽托翁的散文作品，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生活不能以这样的形式继续下去”。（见《村中三日》）

三

19世纪下半叶，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无产阶级的出现，俄罗斯工人运动、农民暴动风起云涌。托尔斯泰对俄国

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抨击也日益激烈。这时，一大批持有不同社会观点的文学精英涌现了出来，把俄罗斯文坛点缀得斑斑澜澜：契诃夫（1860—1904）、绥拉菲莫维奇（1863—1949）、梅列日科夫斯基（1866—1941）、巴尔蒙特（1867—1942）、高尔基（1868—1936）、吉皮乌斯（1869—1945）、库普林（1870—1938）、布宁（1870—1953）、安德列耶夫（1871—1919）、普里什文（1873—1954）……

他们都期盼国家发生巨变，但由于个人对世界认识的不同，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这些作家逐渐分成不同的阵营。

20世纪来临了。1905年1月9日流血事件对知识分子的震动很大。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又过了几年，1917年二月革命发生了，有人满足于推翻沙皇，有人希望革命继续深入。到了十月革命爆发时，接受十月革命还是不接受十月革命这一重要课题摆在每一位作家面前。

接受十月革命的作家们投入了建设新社会的事业，同时进行自我思想调整，以适应新型国家的需要。当然旁观者、等待者和随大流者人数更多。有些作家，属于过渡时期的人物，他们的作品没能成为主流。没有接受十月革命的作家，流亡国外，移居德国、法国等地。他们没有放弃用俄文写作，他们仍然以俄罗斯生活为创作主题。他们在流亡国外中形成了一股势力，于是俄罗斯文学便出现两股巨流，俄罗斯国内文学与俄罗斯流亡文学。流亡作家名家不少，如阿·托尔斯泰、布宁、库普林、茨维塔耶娃等，他们的名字一度从国内的报刊上消逝。他们的作品在祖国也不再版。过了半个世纪以后，苏联在推行“新思维”和“公开性”的过程中，这批作家以“侨民文学”的形式出现了。新的读者用惊异的目光阅读他们的旧作，获得异常的滋味。

布宁(1870—1953)在俄罗斯第一批流亡作家中是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他与契诃夫、高尔基交往甚笃,他离开俄国时在国内已颇有名气。1901年他获普希金奖,1909年他被选为俄国科学院院士,说明他在文学和语言方面都已达到很高的程度。高尔基曾赞扬布宁和其他写实主义作家“善于以惊人的力量感受日常生活的意义,并极其出色地把那种生活描绘出来”。1920年,他移居国外时已是五十岁的成熟作家了。他在流亡中写了几部小说,更多的是随笔与散文,作品渗透着怀旧与感伤之情。他撰写的回忆录表达了自己对高尔基、勃洛克、勃留索夫、阿·托尔斯泰的看法。苏联文艺史家认为他是在攻击苏联文化人士。

1933年瑞典文学院因布宁“继承俄国散文文学古典的传统,表现出精巧的艺术方法”,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他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一奖项的流亡作家。获诺贝尔奖对于这样一位作家是喜还是忧?我们从他的获奖演说中,获奖前后的日记中可以看到真切的思想。

四

1922年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的宗教哲学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西方和俄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当中颇有影响。他曾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文化界的觉醒比喻为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据俄罗斯学者考证,“白银时代”这一文艺术语也出自此人之口,是他对那一时期俄罗斯诗歌的概括。他认为当时的诗歌可以与普希金为主的19世纪俄罗斯诗歌“黄金时代”相媲美。他之所以如此称赞那一时期,因为他认为当时的俄国思想界正在发生巨变,首先是哲学和诗歌。

“白银时代”并不能代表整个时期,而仅仅是对世纪之交中

更年轻的一批锋芒毕露的诗人的创作时期的总称。那些诗人彼此很不相似,生前有的甚至有些敌对,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个性极强,重视文学修养,敢于标新立异。他们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他们创造了“白银时代”的总的气势。他们中间有几位年长者,如安年斯基、维亚·伊万诺夫,而大多数人出生于80—90年代,如勃洛克、别雷、古米廖夫、阿赫马托娃、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马雅可夫斯基、爱伦堡……

他们除了诗歌以外,写了不少散文,对诗友与诗学的评论、对岁月流逝的思考、对命运与遭遇的回顾。诗人的散文和随笔千姿百态,情意真挚,凄婉动人,读起来别有一番滋味。

20—30年代的俄罗斯文学经历了几场尖锐复杂的斗争。其中既有政治斗争,也有艺术思想斗争,既有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也有小集团的斗争。文艺思想上的争论有时成了政治派别斗争的筹码。拉普打着无产阶级的招牌发号施令不可一世。他们对同路人的和对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作家的排斥,给文学创作和发展留下很多后患,他们的极左文艺观点也殃及了国外。

高尔基当时被推崇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可是他撰写的一些评论文章竟遭到无产阶级政党的谴责,特别是他的《不合时宜的思想》。

与此同时,从实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年轻的朝气蓬勃的工农兵作者,完成了一部部从思想到人物都是崭新的文学作品。他们是新人,他们的作品充满新的革命朝气。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1923)、法捷耶夫的《毁灭》(1927)、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1928—1929)、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34)……

30年代的大清洗,再次伤害了不少文学家,不但他们的文

学作品和文学观点遭到曲解，而且有些人从肉体上被消灭。二十多年以后，在苏联批判“个人迷信”的过程中，文艺界出现“解冻”以后，非法被处决的作家名誉得到恢复，作品重见天日，人们另眼相待，称之为“回归文学”，作家中有皮里尼亚克（1894—1938）、扎米亚京（1884—1937）、曼德尔施塔姆（1891—1938）、巴别尔（1894—1941）等。

曼德尔施塔姆当年由于写了一首政治讽刺诗而被捕入狱，最后在流放地精神失常跳楼身亡。诗人已去，留下文学遗产可贵，不仅有诗，也有散文。

布尔加科夫（1891—1940）有幸保全了性命。他自称是个“神秘主义作家”。他的名篇《大师和玛格丽塔》、小说集《魔鬼》、中篇小说《不祥的蛋》、《狗心》等都带有神秘色彩。这种色彩也许与他当过医生有关，他总在寻找“第三意识”。

布尔加科夫还是剧作家。他的《土尔宾一家的命运》演出后，遭到“左”派的尖锐批判。此后他的剧本很少上演。他只好以改编名著为业。他改编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果戈理的《死魂灵》，甚至不得不为电影改编果戈理的《钦差大臣》。这种改编对于一位作家或剧作家有难言之苦。布尔加科夫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自嘲地说：“到了我写作的末年，我不得不做改编剧本的工作。多么光彩的尾声啊，你说是不是？我望着书架，心惊肉跳，明天我又得改编谁的作品呢？屠格涅夫？列斯科夫？布罗克豪兹—埃弗伦？奥斯特罗夫斯基？所幸最后一个人已替自己改编好了，他大概估计到了我1929—1931年的情况。”（见1932年5月7日致帕·波波夫信）

布尔加科夫走投无路，上书斯大林，请求干预。那时，很多作家有怨无处申诉时，便把希望寄托于斯大林。我真希望有一天能

编一部《苏联作家致斯大林的信》，读一读苏联作家在绝望时刻的心情，同时了解一下最高领导是如何对待这些“灵魂的工程师”的要求的。

除了小说、剧本之外，布尔加科夫还写了不少随笔散文。从这些零星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作家的观察能力之强，构思之巧，对事物处理的荒诞的高超功夫。他用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笔勾画出被扭曲了的心灵。我站在新圣母公墓他的坟前，望着那块作为墓碑的黑石，同样有一种神秘的感觉。我想到布尔加科夫不仅在写作上继承了果戈理的手法，他的墓石也是果戈理墓石的遗物。

阿·托尔斯泰（1882—1945）是最早回国的作家，于1923年。回国后他受到相当高的待遇，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科学院院士。库普林（1870—1938）自1919年出国后，在国外度过十七年流亡生活，于1937年病重回国。也许想到落叶归根？茨维塔耶娃是第一批流亡国外的作家中回国较晚的一位。她是在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怀着满腔爱国之情从法国回国的。到了祖国迎接她的是丈夫与女儿被监禁，某些同行的冷眼。战争爆发后，她被疏散到后方，经受不住精神上的打击和人格的侮辱，自缢而死。她留下极丰富的文学遗产，却没有留下自己的坟。

茨维塔耶娃称《我的普希金》是她的“自传”。这是一篇富有强烈的女性意识的散文，详细而生动地讲述了她儿时接受普希金作品的过程。作者以自己独特的视角观察普希金，分析普希金，理解普希金。这是诗人对诗人的感悟。这类散文在苏联国内40—50年代作家笔下是很难出现的。

五

苏联人民反对德国法西斯入侵的伟大卫国战争年代，苏联作家同仇敌忾，纷纷奔赴前线，亲临战役，写下大量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的、令人奋起的作品。爱伦堡的特写在战壕里传阅，鼓舞官兵英勇杀敌。希特勒对这位作家的作品恨之入骨，因为他的文章击中要害，还因为这位作家是犹太人。希特勒曾扬言打下莫斯科后，首先吊死爱伦堡。爱伦堡没有被吊死。他死于1967年，享年76岁，安葬于新圣母公墓。墓碑上刻着他的老友、伟大的反法西斯战士毕加索为他画的速写像，横眉冷对人间丑恶。

像爱伦堡这样的作家远不止他一人。那时肖洛霍夫、法捷耶夫、西蒙诺夫、波列沃依等人的特写、散文至今还散发着战斗的气息。他们受到党政重视，他们代表当时的苏联文学。他们在40—50年代是苏联国内积极为苏联政策服务的实力作家。

当时苏联还有一批作家，在国难临头时也没有袖手旁观，亦从事有益于保家卫国的事业，不过他们并不恪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信条。这些作家我行我素，按照自己的信念在写作，如普里什文、左琴科、帕斯捷尔纳克、阿赫马托娃、帕乌斯托夫斯基等人。其中几位作家从未受到党政的嘉奖，更多的是受到批判，经历十分可悲。他们的墓分散于祖国各地，一年四季都有人献上野花。

帕斯捷尔纳克30年代初被布哈林誉为苏联最优秀的诗人，立刻遭到拉普残余思想的攻击。此后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长期不予发表，这位诗人只得以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为生。1958年他以十几年的心血完成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被当局认为是“反苏”作品而受到自上而下的“围剿”。作者在郁郁痛苦中逝世。